

台北車站迎妻記

徐萬椿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底邊，我奉經濟部農林司馬司長的邀約參加中非技術合作訪問團去非洲一行，原定本年一月就得動身，後來因種種關係要延至四月初動身。當然一切手續與準備應於三月底完成，三月廿七日上午奉邀參加一項加彭農業合作協定的簽訂儀式，午後四時參加一項出國預備會議，並請外交部楊次長指示此次去非訪問的重點。

三月廿七日清晨，妻自臺南來電話，說胃痛甚劇，要來臺北中心診所檢查，這天是星期六，下午是否有腸胃科的門診。放下電話，再接中心診所，承示午後三時有胃病門診，我又回電話囑乘八時五十九分乘快來臺北，家裏孩子們委請專人照料。九時又與臺南聯絡，云已乘該次車已車三號座位北來，我就親自去中心診所掛號，以便午後妻一到臺北，即可就診。但據門診部告知，上午不能掛號，一定要下午三時才能掛號，三時半診病，我深以這天下午有腸胃科門診，與如此守時而欣幸。火車到達臺北為午後二時十六分，足有裕餘時間去診所，而且與我約定開會的時間也

非常合式，當時就在延平南路招待所留了舖位，若不需住院檢查，也有了住處。

我們的新親家住在臺北，妻要來看病，我馬上與他們通了個電話，親家們立刻就要求去車站迎接。我們結親之後，妻還是第一次來臺北，而且妻這次還是六年半以來的第一次上臺北，上次妻送女兒去臺大，這個女兒也是親家的媳婦，兩小口在美國成婚的。

時間慢慢地過去，我按時去經濟部觀禮，事畢後回到招待所，十一時半吃了中飯，午睡也不想睡，一點半就進了臺北車站。我時刻在計算火車行程，此刻妻到了臺中，經過苗栗，接近新竹，到了鶯歌……臺北車站太老了，太擠了。這天是星期六，無論在賣票窗口外的大廳裏，候車室，月臺裏，都充滿了一批批萬頭鑽動的人潮。列車進站，下車與上車擁擠的情形，真是使人寒心，我想，這也許是週末，而且連續有兩天的假期，是特殊的情形。若干次慢車擁擠極了，如果大家還記得，上海北站在二二八時的火車擁擠情形，可與今日臺北車站相比擬。只是今日臺北尚沒有人爬車頂而已。我默想着，對號車到站該沒有這種現

象吧！

二點十分，親家們也到了月臺，我們見面了，談笑風生，他們都以非常熱誠的心情來歡迎第一次上臺北的親家母。車站廣播說，這次柴快對號車晚十二分到站，我們更有充分的時間談天，我們就站在已車車廂的月臺邊。這時月臺上已站滿了候車的人，有搭車的也有接客的。

快車進站了，就是我們所等候的那列車進站了，速度雖然減低了，可是已車車廂恰從已車月臺邊滑過了一節，我們二人蜂擁至已車後邊車門口緊張地看，原來三號在靠近前車門，我在人羣中擠至前車門，也顧不得下車的旅客，只是連說失禮失禮地擠上車去，可是三號座位不見妻的芳影，我連叫妻的名字，仍無人答應，我轉身擠下車廂，在大堆人羣中爭先去出口處，可是滿車站全是人頭，和擾雜的聲音，無法找到我要迎接的妻。我們來回在月臺和天橋上找尋，人散了，也找不到，我懷疑妻已出站去，親家們仍留在月臺內看，並且要等下一班的觀光號，我則電話招待所詢問有否到達，回答說沒有，我又急急去中心診所，也許妻已經到了，但當我抵達中心診所查詢，並沒有來。再想利用公用電話問招待所，可是這具電話有幾具同線電話，噥噥噥個不停，電話不能撥出去，我只有放棄。立刻又坐計程車去招待所，親家們也已打電話到招待所，云未見他們的親家母。此時我打電話到臺南查詢，說確實上該車來臺北，而且有人送她坐上已車三號座位。現在沒有到，是否會因胃痛劇烈而在中途下車，是否在嘉義或新營便下車，或在其他

車站下車，請臺南方面給我查詢，我又匆匆去車站，向服務台求援，請他們查查該次車已車三號的票，有否在臺北收回，她們很忙，賣月臺票，賣愛國獎券，賣臺中太陽餅，回說沒有時間給我查，看看時間已無多，我該去參加楊次長召集的座談會，我要守時，要做到最起碼的生活條件。到了賓館，與親家及招待所聯絡了電話，並將賓館的電話號碼告知，以通消息。

原來這次的座談會雖然為技術合作訪問團而召開，但中非技術合作協會的常會也合併舉行，除了外交部楊次長的指示外，並有新近自象牙海岸回國的農耕隊長鄒越歐的報告和幻燈獻映。楊次長諄諄囑咐，我仔細紀錄，鄒隊長津津報告，我凝神觀望，這一個半小時，可說是最長的九十分鐘，我如坐針氈，心中真是焦急萬分。出了賓館，又到了招待所，與親家通話，再請與臺北妻的同學們通話，是否有在？回語結果無在，又與中心診所聯絡，說已下班，再也沒有查詢的機會。後與臺南嘉義通電話，均不得要領。該時正有鄭作傑諸同志在座，彼自告奮勇給我查查已車三號的車票，過了一刻鐘，作傑兄回來了，說票已在臺北車站收回，證明夫人已到了臺北，不妨去榮民總醫院查詢，對！她還帶了一張請榮民總醫院記賬的公文呢！榮民總醫院畢竟是亞洲最大的醫院，醫生與設備都是第一流的，服務的精神也是最出色的。我說明意思，對方很客氣地請我等一下，讓他查看掛號簿。過了二十秒鐘，回說不錯，有一位李韻秋女士午後住入第二病房現在已是六點半，你趕快來醫院，我們七點以後就不准探病的，你可在中央日報館對面的公車站

搭合夥的計程車來，只比公車多化二元錢。我回說謝，人就跳了起來，我通知了親家，說妻已住在榮民醫院第二病房，我三脚當作兩步走，出了招待所，鄭作傑兄已給我攔了一輛計程車，跳上車直駛榮民總醫院。此時臺北市上車輛擁擠，時停時行，真是急驚風遇上慢郎中，心裏好生着急。過了士林，應該過鐵路，才是去榮總的路。過了鬧區我們一直駛去，後來我看有點不對路，司機才說，先生，榮民總醫院沒去過，問一問路人吧，我們果真是走錯了路，回頭來已就誤了些時間，我又不感不感謝榮總服務臺的先生要我在中央日報館對面搭合夥的計程車，因為他們專跑榮總，路熟得很，車費又經濟，真是服務到家。我到了榮總，七點尚差三分，親家母也先我到了，正在問房間。在二病房第二床見到了妻，妻精神很好，一點病容也沒有，目光中流露着夫妻的至情至愛。她穿了醫院的服裝，已經吃過晚餐，但胃中仍隱隱作痛，她說在車站外等了一些時候無人來接她，可能我去開會了。(原定為午後三時開會的，當日臨時改為四時)她便乘計程車來榮總了，先在急診室看了病，隨即住院了，他不知道電話故不能通知我。看到妻我幾乎癱瘓了，緊張地折騰了四小時，妻也以不能與我聯絡而着急，現在一切都解除了。妻勸我仍應去參加楊次長的餞別宴，時間尙來得及，那天我暢快地吃了一席好菜。願妻的胃病經過檢查，二、三天內便能出院，解除她的胃痛，正如先前的牙痛，經過多少年的痛苦而一旦霍然而愈一樣。

隨筆

·邱名棟·

茶餘飯後看看小孩兒的動作，倒也是滿有趣的。小外孫友凱(二歲三個月)他聽到唱機放扭扭舞曲，居然會照着音樂節拍扭起來。據璐(長女)說，他是看電視學來的；放旁的曲子他便不動了。可見他已聽懂扭扭曲子。

他玩藝兒很多，他把小椅子翻倒，自己站在椅靠當中拉着椅靠走，說是拉三輪車。璐(次女)怕他拖壞了地板漆，叫你不要拖，他却嘟起小嘴巴，拍着茶几，表示反抗。他把紙門破綻撕成個大洞，制止他一次，他再來一次。他看見畫報裏滿臉皺紋的老農夫，蹙着眉頭說：「好怕人哦！」我指着一頁中國小姐問他怕不怕，他說不怕，「喜歡不喜歡？」「喜歡」。他玩過的小汽車丟在角落裏，看見小丹拿起來玩，便一把搶過去；看見小丹拿畫本，他又過來搶畫本。小丹搶得哭起來了，璐說：「友凱，你給妹妹，妹妹好可憐啊。」他這才給了她。

小丹過週一了。她玩得高興時，嘴裏會呀呀地唱起來。她看見友凱用手指在按琴，她也扶着椅子走過

麗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產品

裸銅線 各式花線
電話電纜 風雨線
各式 PVC 及 PE 絕緣
電線電纜 各式橡膠
絕緣電線電纜

總公司：台北市太原路七十七號
電話：四三八二四·四九四八一
工廠：陽明山北投鎮石牌里四號
電話：北投三七九·三六

來(她還不會走)用小手敲琴，她聽到叮叮噹噹響了，高興得笑起來，璐在旁邊拍掌叫好。友凱却推開她的小手，顧佑着獨自彈，彈了一下停下來望着璐，意思要替他拍掌。璐故意裝不懂。他兩眼瞪着我，我鼓掌叫好，他又彈了起來。璐叫他讓妹妹彈，他對妹妹噤哩咕嚕地罵起來，小丹噤噤噤回罵他。
小丹還不會說話，却也會懂得意思，璐叫她「擺擺」，她會搖小手；叫她親奶奶，她會撅起小嘴親奶奶一下；叫她「飛一個」，她會把小手放在嘴上再向外一揚。我試着給她桔子，她用右手接了一個，再用左手接一個；再給她，她把右手的落下，再接過去；再給她，她仍是這樣。她平時有點怕「生」，我伸手要抱她，她總是轉過身去。在吃飯時，璐抱着她坐在我旁邊。我夾了魚送到她面前，她張口吃了，再伸手抱她，她肯了；坐在我膝上一口口接着吃。璐要抱她過去，她轉身不理。突然一陣飛機吼聲，她却趕緊往璐身上一靠。